

“走，摸玉石爷去！”

不知谁在村街上这么一喊，四邻八舍的乡亲，小伙子、大姑娘，大伯大婶小媳妇们纷纷响应，很快聚拢成堆，扶老携幼、熙熙攘攘地相跟着上路。这时候，四面八方通往周公庙的道路上，早已是车水马龙，人流如织。

说是“摸玉石爷去”，无非就是招呼大家去赶庙会。赶庙会就赶庙会呗，为什么却拿“摸玉石爷”做诱头？天下神仙千千万，没有几尊神容许凡人近距离随便摸的，唯独周公庙的玉石爷可以。赶周公庙会，人们拜瞻了周三公圣贤、姜嫄娘娘、后稷诸神，一定要到玉石洞去摸一摸玉石爷的，否则，就等于没来周公庙。

在周公河畔听鸟鸣赏卧桑消磨一阵良辰美景，将专门留着的几分硬币扔下清冽的润德泉试试运气，然后踩着北坡的石板台阶拾级而上，便来到半山崖下玉石爷所在的石洞。门洞窄小，跨进槛就踩在了青石山上。一孔小小石窟，装着一座纯青石的连体山峰，像大山的缩微版，数百年间在千千万万信徒攀爬中被踩踏成铁青色，陡峭而嶙峋，光滑而险峻，成人须小心翼翼踩稳每一步，而小孩子被大人拽着还不时打滑摔倒。抬头可见玉石爷坐镇在小山巅，高约一米，通体洁白如玉，披着长发，头颅光洁，赤脚戎装，持剑而坐，足踏龟蛇二虫。其面庞丰满，神采奕奕，威武庄严中带着和蔼可亲之容。数百年来不知经受了多少形形色色手掌的抚摸，一

探幽周公庙之十

周公庙的玉石爷 ·李三虎·

尊雕像被打磨得洁白润滑光亮闪闪。

关于这尊雕像的来历，明代岐山县志记曰：“座下连山，其石皆青，唯像独白。相传昔年雷雨大作，崖崩出，真奇观也。”但据专家考证，此像原为一座独立的汉白玉雕像，置山崖间一小石洞中，但与座下之青色石山并不相连。旧志所载，显系传说。但是在一场雷雨的冲击下山崖崩塌，露出土山掩埋的青石山倒也可能。

又查，这位玉石爷，正是玄武大帝。玄武即北方之神（《楚辞·远游》注云：玄武，北方神名），全称北方玄天真武大帝，亦称荡魔天尊、报恩祖师、披发祖师、无量祖师等等，为道教神仙中至高无上的尊神。

根据阴阳五行学说，北方属水，故北方之神即为水神。因雨水为万物生存所必需，所以玄武的水神属性深受人们的崇拜。同时玄武大帝的脚下龟蛇纠缠，为阴阳交感演化万物之象征。东汉魏伯阳《周易参同契》曰：“关关雉鸣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雄不独处，雌不孤居，玄武龟蛇，蟠虬相扶，以明牝牡，毕竟相胥。”就是利用龟蛇纠缠的例子来说明阴阳必须相合的观点。并且，龟因其寿命长而成为长寿和不死的象征，加之相传触摸玄武可治百病，于是颇受众生信奉。

道教经书中描绘真武的



形象是披发跣足、身着玄袍、金甲玉带、仗剑怒目、足踏龟蛇、顶罩圆光，形象十分威猛。《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》记载，真武帝君原是净乐国太子，生而神灵，察微知运。长大成人后十分勇猛，不愿继承王位，唯务修行，发誓要除尽天下妖魔。后遇紫虚元君，授以无上秘道，越海东游，又遇天神授以宝剑，入武当（太和山）修炼。居四十二年功成圆满，白日飞升，玉帝下令敕镇北方，统摄玄武之位。宋天禧年间（1016-1020）诏封为“真武灵应真君”。元成宗大德七年（1303）加封为“光圣仁威玄天上帝”，一跃而为北方最高神。

那么，统领北方的玄真大神又是如何被请来周公庙的？

明代御史王祯在《谒周公庙》中记述，金宣宗兴定四年（1221），“有道士市其庙作道宫，县令李守节正其罪”，将道士驱离周公庙。可见当时周公庙就已经是道家的活动场地。

周公庙始建于唐武德初，道士何时进驻，暂无资料可查。宋金战争中，周公庙遭到严重损毁，几成废墟。元世祖至元十七年（1280），“李忠宣公德辉行台陕西，欲起其废，而有司力不逮，乃请终南重阳宫李天乐真人重建，既成，其徒就守之”。为了重建战争损毁的周公庙，官方邀请了道家以借其力，建成后众道士即驻扎周公庙。这就是说，距兴定四年驱离道家到至元十七年又邀回道家，整整相隔60年，周公庙重新成为道家的活动场所。周公庙一贯以倡导儒家文化为主，道家进驻后对发展道教文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此后官府在庙内又创办朝阳书院，亦以传扬儒家思想为根本。儒、道两家在这里长期和平共处，这也成为周公庙宗教文化的一种奇观。

明朝初期，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发动“靖难之变”，夺取了王位。传说在燕王的整个行动中，真武帝曾显灵相助，因此朱棣登基后，即下诏特封真武为“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”。因帝王的大力提倡，真武大帝的信仰在明代达到鼎盛，宫廷内和民间修建了大量的真武庙。真武帝是道家至高无上的尊神，周公庙的道家活动也随此风红火起来。周公庙的玄武玉石雕像，从雕刻的技法和形象，都可以看出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，由驻庙道士们筹

款雕刻并侍奉在北山青石山上，至今已历六百载风雨沧桑。

护卫北方的玄武大帝值守在周公庙，成为西府大地的一件盛事，四面八方前来拜瞻的百姓日众。无量祖师的能量和龟蛇相扶的形象给了民众丰富的想象，不知何时民间传开摸玉石爷的头可以治头痛的良方，逐而演化成摸哪儿治哪儿病的习俗，逢年过节游周公庙摸玉石爷风行西府百年不衰。头痛，摸头；肩周痛，摸肩周；腿关节痛，摸腿关节；身体好好不痛不痒的，想摸哪里摸哪里，从头摸到脚，没病可以防病。眼下这阵势，石洞小小的青石山拥满了人，争着挤着攀上山巅了却这一心愿。大人把小孩子抱着登到玉石爷跟前，抓着娃娃的手摸玉石爷的头，一边摸一边念叨：“摸摸玉石爷爷的头，我娃长得又俊又灵透。”有二愣子小伙嬉笑着“啪啪啪”拍打玉石爷的头，然后再拍打自己的脑门儿：“玉石爷爷，让下民的蒙脑袋变得聪明点吧！”这似乎对于神灵有点不大恭敬。然而面对所有的不恭敬，玄武大帝依然威严而慈祥，可敬而可亲。几百年摸下来，玉石爷的脑门儿给摸得扁平而光亮，村里哪个汉子刚剃了头，村人们见了肯定会这么赞叹：嘿，光得和玉石爷的头一样！

洞里那么闹腾，槛外排队的人们嚷嚷着直往上拥。了却心愿的人们出得侧门，心满意足地到隔壁窑洞瞻仰道家的始祖老子，整个身心久久留着玄真大帝的体温和某种灵犀……

皇泽寺，历史的“磁迹” ·江东瘦月·

利州地界，居川境，衔陕、陇，自古为入蜀咽喉、军事重镇。剑门蜀道之难，惹得诗仙李白可着劲儿地清嗓子，“噫吁嚱，危乎高哉！”一口气用了超大剂量的叹词。元朝曾把这里做都元帅府，取《易经》“大哉乾元”之意，更名为广元。

且说广元皇泽寺，枕乌龙山，濯嘉陵江。寺内所存女皇真容石刻，乃武周王朝的“表情包”。寺被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也算是给足了“金轮圣神皇帝”的面子。毕竟是一代女皇的衣袍之地，也是她的父亲武士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。利州都督武士彟续弦，由唐高祖李渊做媒，娶了四十四岁的杨氏为妻。这位“大龄剩女”出身弘农豪门士族，跟隋朝皇室可是挨得近、靠得紧的。相传杨氏泛舟江潭，枕舷而寐，梦中黑龙入怀，得了身孕。高龄产妇于正月二十二生下二因，即武则天。

皇泽寺，一截武周王朝的“磁迹”。一代女皇“牝鸡司晨”后，御笔一挥，从国库里划出大把银两，抑或慷慨地抓出了



自家的脂粉钱币，反正为“快乐老家”进行寺庙的改建、扩建，也算聊解乡愁，寄托乡情，绝对是出手阔绰的。

皇泽寺山门面阔五间，单檐庑殿顶。眼前所见虽是清代修复，而盛唐、武周的大气、霸气，那是明摆着的。

二圣殿内，供奉高宗李治和武则天青铜坐像，两侧分列狄仁杰、上官婉儿等九位文武大臣，朝堂议事的气象森然。利州的黄毛丫头果然了得，“黜陟杀生，决于其口”，从帘子的后面步向太极殿的前台，看起来只是三五步，而天后娘娘盘算了三五年呢。

游千年古寺，观女皇真容。金身武则天坐像整块砂岩雕成，奇相月偃，龙睛凤颈，阔额广颐，头戴冕旒，胸饰璎珞，双手交腹，结跏趺坐，比丘装束，

兼备人神之气。精雕的人物虽已年迈，却不显老态。这一女皇的“写真”孤本，成为后世临摹的样本。

金銮大殿之上的女皇总是袖管里藏剑，指甲上有毒，唾沫是铁钉，黑犀牛角轴的诏书里，藏匿着神武超群的御林军。而进入法界禅定印的姿态时，则是慈悲襟怀，口吐莲花。

女人柔情似水，然女皇的柔情是石头。水做的叫媚娘，石刻的乃武曩。水，一眼便能望穿，澄澈见底，而砂岩究竟有多冷，有多硬，如何精准测得温度、硬度呢？

三

宫柳枯了又荣，烛光灭了又亮，头发秃了又长。当年在感业寺削发三年的明空小尼邂逅高宗李治后，嫩藤缠绕大树枝干，如愿以偿“二进宫”，幸得一首如泣如诉的《如意娘》小诗帮衬。其情也真，其意也切！《全唐诗》九百卷中，女性诗篇只十二卷，辑录武则天诗歌则有四十六首之多。

武则天究竟是把大唐的李树劈成桩，截成段了，还是为榫卯松动的唐朝精心地镶得一块结实的木楔呢？反正武周不是“换气符”，而是“高音段”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女皇一手营造的王朝，是厚重唐史的一处折角，以大号“颜体”书写着，宜于捋平之后一气呵成地通读。只是那些花白胡须一大把的后世史官、学士，总带有性别的歧视，时常笔走偏锋，一撮撮狼毫、羊毫、兔毫、兼毫如斧似铍，把八世纪前后水肥草丰的周朝，当着大唐躯干上的一个树瘤斫去。显然，这是不够公允的。

我倒是认为，那被误诊了的瘤子，其实是李树上一个温暖的鸟窠。也可以说，那是一粒美人痣，点在盛唐历史的额头上，甚是耐看。

四

凤鸣九州。载初元年九月初九，那老笋一般干瘪皱皮的食指一翘，将“唐”的广字头敲

打成“横折钩”，镶嵌方正光鲜的“周”，定都洛阳，改称“神都”。登应天门楼，圣神皇帝践祚临朝。创殿试，兴武举，奖励农桑，革新吏治。天授、如意、长寿、延载……十四个年号改改换换，七十三个宰相任任免免。一代女皇率真随性，敢作敢当。

是女汉子，女神，还是女魔？也许女皇不想用十八个“武周新字”作王朝的“画外音”，只睿智地选择了硬正的石头表意。在花蕊枯萎的乾陵，百吨巨石不著一字，处处“留白”。物之坚者莫如石，比石头更加尖利的是舌头。任凭后世褒美，抑或詈骂。在那一朵艳丽般若花初开的利州，石刻真容依旧。生前征服了男人，征服了天下，薨逝后又征服了历史。历史不苟言笑，而那利州妹子比丘尼装束，真的是弥勒转世吗？愣是让历史尴尬，哭不得，笑不出。

煦风从嘉陵江面漾起，由凤凰山直下。自大唐来，自神龙元年来，与蜀地银杏、红枫、桂树、箭竹喁喁私语。在山脚，我俯身捡到几支彩羽，心中暗忖：可是凤凰抖落？

协办单位：陕西旅游集团

版面主持：季冉

特约主持：贯钊 曹波 杨涛